

妻有物语 / 银盐物语
佐藤时啓

妻有，是新泻县十日町地区的旧称。四面群山环绕，需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到此糗迫之境。然而将“糗”字隐去，借“妻有”二字来命名，实在是一种颇为浪漫的想象力。荣荣和映里的妻有物语，正是在这样一种想象力之上构建起来的吧。实际上，又是虚构的男女二人，邂逅、成家，雪景中古朴的日式家屋，美丽的梯田、温泉等等成为舞台，一个家庭的故事由此展开。

树木、田地，一旦积雪，就全为白色覆盖。除却雪花擦过的声音与风声之外别无其他，银装素裹的世界里，遍布着点点微光。深雪封门的空间中满溢着家庭之爱。令人手足僵硬的寒冷、带着紧张感的空气中，归家的小路通向温馨的家。雪国的记忆一页又一页被翻开。这是遥远记忆中的想象的世界。营造出这样的感觉不仅得益于作品的情景设定和内容，还应当归功于显影成片的功劳，奏出了丝絮般轻舞飞扬的质感。今年春天，我参观了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的暗房冲洗设备。巨大的放大机镇守在混凝土的房间中。一台曾经被用于商业实验室的古旧而沉稳的放大机。现在，这样的放大机已经渐渐淘汰。然而，艺术摄影的世界里，银盐摄影却可以说正当价值的顶盛年华。这样的放大机能够冲印出尺幅巨大的银盐照片。水房的设置也十分便利。房间中映里说过的话令人印象深刻。银盐显影的照片会呈现出的仿佛历经岁月沧桑后“泛银”的效果，为了追求这种效果他们特地选用这样的方式印制照片。颜色经年变化银色浮出的照片，说起来，在我记忆中的家，门楣和壁龛上装饰着的照片也是泛黄了、发散着幽幽的银光的。不知是多么遥远的从前拍摄的先祖们的合照。博物馆以及资料馆里也不乏这样的照片。在欧洲，路边的市集上也时不时会有这样的老照片出售。

我自己的作品中也有极为稀少的有过这样历经风化的照片。其中对于时间经过的想象力被调动，封存在照片中的时间，以及特定时间中才会发生的事情如同标本一般被封印起来。作为存在于照片中的诸多关系之一，照片与观者所处的时间被切断。而观者却调动自身的想象力，来观看被摄于照片中的影像。在这想象力之中会萌生一种灵动的空间。这已经超越了平面世界，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获得了自由。

进入21世纪已经14年了，20世纪本身就是银盐摄影的时代。19世纪，摄影技术上的发明有银版摄影，同时期发明的碘化银感光印象法，湿板摄影，后到达银盐摄影的顶峰。负片的玻璃干板显影，变为胶片显影。20世纪是真正的影像时代，可以说这个世纪庞大的档案几乎都是记录在银盐照片以及银盐胶片上的。今天，摄影技术又在经历数字化浪潮的洗礼，在产业上数字技术已完全成为主流。

旧中国，大革命之前出现的照相馆中银盐摄影技术虽传已经传入，但是一般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摄影表现，都是从数字技术起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荣荣和映里在作品中开始引入银盐摄影，意义深刻。

银盐摄影是光经过镜头形成图像，银盐反应后在胶片上形成明暗分布，再通过光在印相纸上与银盐反应作显影处理的技术。显影机制易于理解，技术上很完整。又很有“物质之感”。尽管如此，作为产业机制，却在不断衰退。因此银盐摄影已经成为一种怀旧的技术。最新的在纸上上墨的技术，与摄影显影时让黑色在纸上缓缓显现出来的技术，即便看似相同，感触也会完全不同。这是一种重视亲肤感觉的显影技术。

作品妻有物语，静谧的雪景令人特别印象深刻，然而，山乡之中严冬已过春天来临，丰沛的冰雪融水，滋养着多产的植被。夏至秋临，连绵不断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人生也仿效着这一循环的模式。男女邂逅，孩子诞生，家庭形成。爱与诞生、生与死与重生的画面。摄影师大胆地运用银盐这一种20世纪的技术，将家庭的爱与生命的循环，以及永继转变的世界表现了出来。

生活于现代的我们两种方法面向未来。一是使用最新之物，考虑最新之事。再就是，反之，将目光转向过去。温故知新虽为古语，却也不失为指向未来的方法之一。正如“妻有物语”这一语汇一样，其内衬实为“银盐物语”。

(日本摄影艺术家，国立东京艺术大学先端艺术表现学系教授)